

經典釋文第一

序錄

中華文史論叢增刊

元豐齊州刺史吳縣開國男陸

德明

撰

語言文字研究專輯

見或

夫書音之作作者多矣前儒撰著光乎篇籍其來既久誠無間然但降平聖已還不免偏尚專出己意或祖述舊音各師成心製作如面加以楚夏聲異南北語殊是非信其所聞輕重因其所習後學鑽仰罕逢指要夫筌蹄所寄唯在文言差若毫釐謬便千里夫子有言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

《中華文史論叢》增刊

語言文字研究專輯

(上)

吳文祺 主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經售處上海發行所發行 上海中華印刷廠印刷

開本 850×1156 1/32 印張 17.375 字數 429,000

1982年2月第1版 1982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數: 00,001—7,100

統一書號: 9186·8 定價: (七)2.00 元

前 言

這個作為《中華文史論叢》增刊之一的《語言文字研究專輯》，能够在現在和讀者見面，首先得感謝黨的正確的領導。在“四人幫”橫行時期，一切書刊都被扼殺，帽子、棍子滿天飛，所有從事哲學、社會科學工作的人，如果研究傳統的學術，就被戴上封建餘孽的帽子；如果介紹外來的學說，就被戴上資產階級或買辦階級的帽子。當時除了“幫入股”以外，一切學術文化都一掃而光。十年浩劫，記憶猶新。“大錯鑄成應記取，不教妖霧又重回！”

現在“四人幫”已被掃進歷史的垃圾堆，學術界在黨的雙百方針指引下，重新活躍起來。春回大地，萬紫千紅，這個《專輯》就是在這樣大好形勢下出版的。

這裏所輯錄的文章，大都是關於音韻、訓詁、文字、語法的專論，是從《中華文史論叢》有關這方面的大量來稿中精選出來的。我們編輯這個《專輯》時，堅決貫徹黨的雙百方針，儘量尊重作者的意見，只要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可以各抒所見，決不強求統一。即使我們覺得有需要改動的地方，儘可能商請作者自己修改。作者們虛懷若谷，採納了我們不成熟的意見，這是我們應該感謝他們的。其中有些作者已經逝世，有些作者年老體弱，長期臥病，不可能自己動筆，我們也保持原文的本來面目，而在原文的末尾，附上編者的按語。因為我們深感隨便改字的流弊。明人亂改古書而古書亡，已是衆所周知的事，無須贅述。清代樸學家號稱謹嚴，但乾嘉大師，有時也不免憑臆改字的毛病。如段玉裁以三十餘年精力為《說文》作注，對漢字研究有貢獻。但是改字太多，有的改對了，也有一部分是改錯了的。又如畢沅刊印《墨子》，對《小取篇》“辟（同譬）也者，舉也物而以明之也”的“也物”，覺得講不通，就說：“舉也之也疑

衍。”王念孫說：“也非衍字，也與它同，舉它物以明此物謂之辟，故曰‘辟也者，舉它物而以明之也’。《墨子》書通以它爲他，說見《備城門篇》”^①。幸而畢沅沒有刪去也字，只在注中說“也字疑衍”，還保存了原書的本來面目，不致蹈明人亂改古書的覆轍。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我們所以不輕易改動原文的理由在此。

葉聖陶先生說：“我國自古以來，在語言學的某些方面，如文字、訓詁、聲韻，都有了了不起的成就。近〔三〕百年來的聲韻研究，如顧炎武的《音學五書》、段玉裁的《六書音韻表》、朱駿聲的《說文通訓定聲》，還有章太炎的《章氏叢書》裏關於方言、古韻的幾種書都受到研究者的重視。可以說，我國傳統的語言學有它的特點，有獨到之處”^②。又說：“我們自己有的東西不要丟掉，不要妄自尊大；我們短缺的東西，就老老實實地向人家學習，不要妄自尊大，故步自封”^③。葉先生特別強調清代樸學家對語言、文字學的貢獻。（他所舉的幾種音韻學的書，除了章炳麟的著作外，大都是清代樸學家的著作。）同時又指出我們既不可妄自尊大，丟掉傳統；又不可妄自尊大，故步自封。這就是說，既要繼承，又要發展。他的話說得很透徹，很全面，爲研究語言、文字學的人指出了一個明確的方向，我們完全同意。

樸學家提倡實事求是，無徵不信的學風，輕主觀而重客觀，輕演繹而重歸納，最富於科學的精神。凌廷堪說：“昔河間獻王實事求是，夫實事在前，吾所謂是者，人不能強辭而非之也；吾所謂非者，人不能強辭而是之也；如六書九數及典章制度之學是也。虛理在前，吾所謂是者，人既可別持一說以爲非，吾所謂非者，人亦可別持一說以爲是也，如義理之學是也”^④。章炳麟說：“凡諸樸學，雖阿好者有非勿能隱，雖嫉媚者有是不能蔽。瑕垢蠹采，效情同見，是以無偏無黨”^⑤。凌、章二人的話很足以說明樸學家治學的科學精神和科學態度。

另外，有兩種對學術界曾經發生過相當影響的說法，我們認爲

是片面的，不敢苟同。

一是梁啓超的說法。

他以爲考證學到乾嘉時期已發揮略盡，“後起者率因襲補苴，無復創作精神；卽有發明，亦皆末節，漢人所謂碎義逃難也。……四時之運，成功者退，其衰落乃勢之必然”^⑥。這說法不但與事實不符，而且和他在同一書中的另一說法，自相矛盾。他在同書介紹章炳麟的學術時說：“所著《文始》及《國故論衡》中論文字、音韻諸篇，其精義多乾嘉諸老所未發明；應用正統派之研究法，而廓大其內容，延闢其新徑，實炳麟一大成功也”^⑦。若前說是則後說非，若後說是則前說非，二說不能並存。我們認爲後說是符合實際的。

一是王國維的說法。

他以爲音韻學的研究，到了乾嘉時期，已經達到登峯造極的地步。古韻二十二部之目，已成定論，“謂之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可也”^⑧。說前無古人是對的，說後無來者則是不符合事實的。別的不說，就以古韻分部來說，二十二部決不是定論。如章炳麟在二十二部之外，增加了一個灰部^⑨，共二十三部；他的弟子黃侃將入聲從陰聲中分出，較章氏增加了五部，共二十八部；近人王力分二十九部；周祖謨分三十一部，這些都足以證明“前脩未密，後出轉精”的說法是顛撲不破的^⑩。

我們認爲研究任何學術，不可能從零出發。繼事者易爲，後來者居上，是一切學術發展的規律。繼承和創新，是辯證的統一。但是在歷史發展的某個具體階段，由於別的因素的干擾和破壞，可能發生倒退的現象。例如我國解放前在蔣幫統治時期，解放後在“四人幫”統治時期；德國在希特勒統治時期；意大利在墨索里尼統治時期，都出現過文化學術倒退的現象。但是這並非整個歷史發展的主流，只要干擾破壞的因素一消失，各種學術研究又向前邁進了。

現在我們研究語言文字的條件，較之清代樸學家好得多了。

第一，有黨的正確的領導和支持，有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

方法的指導。例如郭沫若對甲骨文、金文的考釋，多發前人所未發，爲語言、文字的研究開闢了一條新途徑^⑩。

第二，我們今天看到的新資料，是清代樸學家沒有看到過的。如一八九九年安陽出土的甲骨，不特可以糾正《說文》解釋文字之誤，而且可以考證殷商的歷史，補《世本》、《史記》所未備^⑪。一九〇〇年敦煌鳴沙山莫高窟發現了唐寫本《切韻》殘卷、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韻》殘卷、《玉篇》殘卷和羣經殘卷，均被帝國主義分子捆載而去。羅振玉從法人伯希和那裏得到影印照片三百餘枚，又購致外國人挑剩下來的殘卷數千卷，編成《佚籍殘叢目錄》，并以唐寫本殘卷經籍，與刻本作了校勘，發表於《國學叢刊》^⑫。一九〇八年匈牙利人斯坦因在新疆、甘肅一帶盜掘漢晉木簡一千餘枚。一九一三年羅振玉從法人沙畹得到了複印本，與王國維共同考證，出版了《流沙墜簡》^⑬。解放以後，出土的文物更多了。五十年代初，湖南長沙出土了第三批戰國時的楚簡和繒書^⑭。一九七二年，山東臨沂銀雀山漢墓出土了《孫子兵法》、《孫臏兵法》等大批竹簡^⑮。一九七三年湖南長沙馬王堆出土了帛書《老子》甲乙兩個寫本、《戰國策》、《周易》、《易說》以及《經法》、《十大經》、《稱》、《道原》等。這大批帛書，字體爲篆隸兩種，抄寫的年代是在秦始皇統一文字以後，漢字由篆向隸演化的過渡階段。帛書中的簡體字、同音假借字很不少。這些對於研究西漢初期文字的發展以至漢語音韻等都是極珍貴的資料^⑯。一九七五年底至七六年春，湖北雲夢出土了一千餘支秦代竹簡^⑰。一九七六年陝西扶風發現了窖藏銅器一〇三件，有銘文的七十四件^⑱。其他如山西、陝西出土的周代甲骨，打破了過去有字甲骨一定是殷代卜辭的舊說。這些都是前人所未見的東西。

第三，關於上古漢語是不是有複聲母的問題，音韻學家還有爭論。但是從形聲字中有些特殊諧聲現象看來，塞音[p-]、[t-]、[k-]經常和邊音[l-]互諧：如裸[l-]從果[k-]聲，路、洛、略、賂[l-]從各

[k-]聲，蘭、闌、瀾[l-]從東[k-]聲，涼、諒[l-]從京[k-]聲，懷、廩[l-]從稟[p-]聲，龐[b-]從龍[l-]聲等^②。這些塞音和邊音互諧的現象，相當普遍，既不是[p-]、[t-]、[k-]變[l-]，也不是[l-]變[p-]、[t-]、[k-]，因為這種演變在語音史上是很少見到的。這和舌上音和舌頭音互諧，輕唇音和重唇音互諧，喻四和定母互諧，喻三和匣母互諧，娘日二母和泥母互諧是兩回事，不能執彼以例此。所以 Edkins 認為這是上古漢語具有複聲母之證。到後來由於複聲母的偏失，於是才產生了這種不尋常的諧聲現象。又如上古漢語中有些詞，似乎也與複聲母有關，如《爾雅·釋器》：“不律謂之箒”，《儀禮·大射儀》：“奏狸首”，鄭注“狸之言不來也”，“不律”和“不來”可能是上古複聲母[p-l-]的遺跡。再以同語族語言和漢語比較研究，也有蛛絲馬迹可尋：如四川彝語“風”叫[brum]，上古漢語“風”讀重唇音[p-]，而從風得聲的嵐讀[l-]，按照複聲母偏失的規律，還原到上古音，“風”字讀[p-l-m]，和彝語[brum]有一脈相通之處。僚語“孔”叫[kluan]與漢語方言孔曰“窟籠”相合；“兼”字讀[klem]，和漢字廉[l-]從兼聲[k-]相合；“變”字讀[plien]和漢字變[p-]從繼[l-]聲相合。再拿別國的借詞來說，宋孫穆《雞林類事》說，高麗方言“箒曰皮盧”[bl-]，和上古漢語“不律謂之箒”[p-l-]相對應；“風曰孛纚”[bl-m]，又和上古漢語“風”的讀音[p-l-m]相對應。

第四，自然科學知識的廣泛運用。如用物理學的知識來解釋語音的物理基礎，用生物學的知識來解釋語音的生理基礎，用地質學的知識和放射性炭素測定法來考定出土的甲骨、銅器的年代；用儀器齒輪發音器、漸變音高管、共鳴筒、浪紋計、乙二聲調推斷尺……來分析語音的音高、音強、音長的性質及其在演變中的相互關係；用電子計算機來計算作品中詞匯出現的頻率和兩種不同語言的對譯等等。這些都是清代樸學家沒有接觸過的新方法。

第五，在封建社會，研究學問，大都是閉門造車，不相聞問。即

使有討論，也只在少數幾個人之間進行，範圍很小。段玉裁在一七六六年——六七一年發明上古音支、脂、之分爲三部，一七六九年將此說就正於其師戴震，一七七三年戴震致書段氏承認他的創見。一七七六——八〇年，王念孫獨立發明支、脂、之三分。江有誥未見段書，也分支、脂、之爲三。他們彼此之間，互不通氣，每人都是從頭研究起，浪費了多少時間和精力。現在不再走閉門造車的老路，而是走集體討論的大道。集體討論有取長補短、互相幫助之益，無抱殘守闕、坐井觀天之弊。這種討論會，範圍可大可小，可以在一個省、市舉行，也可以集合全國的或國際的專業工作者在一定的地點舉行。

第六，關於古音音值的擬測。清代樸學家研究古韻，大多數只限於分部的工作，而不能考出每一韻部的讀音。段玉裁只知支、脂、之當分爲三，而不知道怎麼讀法。他的《答江晉三論韻書》說：“足下能確知所以支、脂、之分爲三之本源乎？……僕老耄，倘得聞而死，豈非大幸也”^②。戴震是第一個注意古韻音值的人，他的古韻韻部都用零聲母字標目，如阿（麻部）、烏（魚部）、塋（鐸部）等，這個古韻標目，就代表他所假定的古韻音值^③。章炳麟的《古韻二十三部音準》^④，也是描寫二十三部的音值的。但是他們有一個共同的缺點，就是用漢字來標音，不可能顯示一個音節的音素，所以還不够精密。後來有人用音譯梵文來研究漢語古音，就比較明確得多了。在國內用文字發表提倡的始於鐫和泰（A. von stael Holstein）的《音譯梵書與中國古音》^⑤。接着汪榮寶發表了《歌戈魚虞模古讀考》^⑥，從梵文譯音中擬測這些韻的古讀。他的結論是：“唐宋以上，凡歌戈韻之字皆讀[a]音，不讀[o]音；魏晉以上，凡魚虞模之字亦皆讀[a]音，不讀[u]音或[ü]音”，一反顧炎武以來的古無麻韻的舊說，可說是一個創見。但是這個結論，失之籠統。因爲音譯梵文只能用來考證漢代的讀音，不能用來考證漢以前的讀音。《詩經》用韻，歌戈部的字和魚虞模部的字界限分明，顯然不是同一韻部。

錢玄同加以修正說：“我以爲戰國以前所謂西周和春秋的時候，魚虞模的字不讀〔Y〕韻，因爲三百篇中魚虞模部的字和歌戈部的字劃然有別，不相通用，所以知道他們並不同韻。若那時魚虞模部讀〔Y〕韻，則歌戈一定不讀〔Y〕韻。至於漢代的譯文，則魚虞模和歌戈往往通用，所以說那時他們都讀〔Y〕韻^⑧”。此外，別國借用的漢字讀音如日本的吳音、漢音，高麗譯音，越南的漢越語等，都是我們擬測古音音值的重要依據。

第七，外國漢學家的著作，如歐洲的馬伯樂、高本漢、伯希和、杜百勝 (Dobson)、馬悅然 (Malmquist)、奧德利古爾 (Haudricourt) 等，日本的橋本萬太郎、藤堂明保、鳥居久靖、波多野太郎等，關於漢語方面的論文和書籍，雖然不能視爲定論，但也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第八，解放後黨正確地執行了民族政策，設立了民族學院、民族研究所，加強對國內兄弟民族語言的學習和研究。最近又成立了“中國民族古文字研究會”^⑨，研究契丹文、女真文、西夏文、古藏文、古蒙文、八思巴文、納西文、傣文、彝文等十六種古文字。這不僅對語言文字學的發展起推動作用，而且對歷史學、民族學、宗教學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意義。

總之，一切學術都是發展的，語言文字學也不例外。從研究的資料說，現在比清代更豐富了；從研究的範圍說，現在比清代更擴大了；從研究的方法說，現在比清代更精密了。因此，凡是停滯的觀點，頂峯的觀點，無所作爲的觀點，都是沒有根據的。

這個《專輯》裏的文章，有些是繼承了前人的業績而發揚光大，有些是繼承了前人的研究而推陳出新，我現在恭恭敬敬地把這幾十篇論文奉獻於讀者之前。如果因此而引起了不同意見的辯論，那麼對於活躍學術空氣，打破萬馬齊喑的局面，也是有好處的。

吳文祺

①《讀書雜誌》九《墨子》第四。

②③《光明日報》一九八〇年七月二日《建立我國具有特點的語言學》。

④《校禮堂集·戴震事略狀》。

⑤《章太炎文鈔·與王鶴鳴書》。

⑥⑦《清代學術概論》。

⑧《廣倉學窘叢書·永觀堂海內外雜文·兩周金石文韻讀序》。

⑨《新方言·音表》：“脂灰昔本合爲一部，今驗以白、回、霏、夔等聲與脂部洪纖有異，三百篇韻亦有分別，別有辯說，不暇悉錄。”

⑩《國故論衡》上卷《小學略說》。

⑪郭沫若《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甲骨文字考釋》、《金文叢考》等書。

⑫《觀堂集林》：《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殷周制度論》。

⑬《觀堂外集》：《譯斯坦因〈流沙訪古記〉》、《永觀堂海內外雜文·流沙墜簡序》。魯迅極推重《流沙墜簡》，他說：“中國有一部《流沙墜簡》，印了將有十年了。要談國學，那纔可以算一種研究國學的書。”見《熱風·不懂的音譯》。

⑭《國學叢刊》第二、三期。

⑮原件已流入美國，摹本見鄭振鐸《中國歷史圖譜》。

⑯《文物》一九七五年第一期《臨沂銀雀山漢墓出土〈孫臏兵法〉釋文》。

⑰《文物》一九七四年第九期曉函《長沙馬王堆漢墓帛書概述》。

⑱《文物》一九七六年第八期《雲夢秦簡秦始皇鞏固新興地主階級專政的歷史見證》。

⑲《文物》一九七八年第三期《陝西扶風莊白一號西周青銅器窖藏發掘簡報》。

⑳林語堂《語言學論叢·古有複輔音說》。

㉑《經韻樓集》。此信作於一八一二年，段氏已七十八歲，至一八一五年段氏病歿。

㉒《東原集·答段若膺論韻》。

㉓《國故論衡》卷上。

㉔北大《國學季刊》一卷一號。

㉕同上一卷二號。

㉖同上《歌戈魚虞模古讀考》末尾《附記》。

㉗一九八〇年八月十四日《光明日報》。

目 次

前言	吳文祺 (1)
關於敦煌殘卷《尚書釋文》若干問題 之討論	方孝岳遺稿 (1)
《經傳釋詞》箋識	黃侃遺稿 (16)
《切韻序》注釋	趙少咸遺稿 (30)
四聲說	吳眉孫遺稿 (41)
論甲骨刻辭語法研究的方向	侯鏡昶 (49)
漢語殷周語法問題探討	李瑾 (68)
《說文》“詞”字段注質疑	李華年 (91)
《玉篇》引書考異	胡吉宣 (96)
《經典釋文》在學術上的價值	余行達 (141)
朱熹反切考	王力 (151)
《古書疑義舉例》札記(上)	周斌武 (246)
《馬氏文通》札記	孫玄常 (260)
從《說文段注》看中國傳統語言學的 研究方法	郭在貽 (302)
漢越語和《切韻》唇音字	潘悟雲 朱曉農 (323)

論章系歸端…………… 唐 文(357)

略說“五四”以來的漢語

方言研究…………… 許寶華 湯珍珠(387)

“五四”運動和中國現代語言學…………… 濮之珍 高天如(407)

有關古漢語詞義辨析的問題…………… 殷孟倫(426)

《周南》《召南》釋言…………… 朱季海(438)

釋《芣苢》…………… 王從仁(454)

《詩》“中田有廬”解新探…………… 錢劍夫(461)

《呂氏春秋》僻異字考釋…………… 陳奇猷(468)

杜詩釋詞…………… 蔣禮鴻(481)

采僚說…………… 殷孟倫(503)

論元雜劇的語言藝術…………… 商 韜(509)

CONTENTS

Foreword.....	Wu Wen-ji (1)
Regarding <i>Elucidation of the Texts of Shang Shu</i> (<i>The Book of History</i>)—an ancient manuscript in the Dunhuang Caves.....the late Fang Xiao-yue (1)	
<i>Jing Zhuan Shi Ci Jian Zhu</i> (Notes and Com- mentary on Explanation of the Words in Clas- sical Works)..... the late Huang Kan (16)	
Explanatory Notes to <i>Preface to Qie Yun</i> (<i>The</i> <i>Book of Rhymes</i>) the late Zhao Shao-xian (30)	
The Four Tones of Classical Chinese Phonetics the late Wu Mei-sun (41)	
On the Orientation of Making Grammatical Stu- dies of the Inscriptions on Bones and Shells Hou Jing-chang (49)	
An Inquiry into the Issue of Yin-dynasty and Zhou-dynasty Grammar of the Chinese Lan- guage Li Jin (68)	
A Query on Duan Yu-cai's Commentary Notes on the "Words and Characters" in <i>Shuo Wen</i> <i>Jie Zi</i> (Xu Shen's Etymological and Philological Work) Li Hua-nian (91)	
Textual Differences of the Quotations in <i>Yu Pian</i> (Gu Ye-wang's Etymological and Philological Work)..... Hu Ji-xuan (96)	
The Scholastic Value of <i>Jing Dian Shi Wen</i> (<i>Elucidation of the Texts of Classical Works</i>) Yu Xing-da (141)	
A Research on Zhu Xi's <i>Fangqie</i> (Method of Com- bining a Initial and a Finale to Pronounce a Chinese Character)..... Wang Li (151)	

Notes (A) on <i>Examples of Doubtful Points in Ancient Texts</i>	Zhou Bin-wu (246)
Notes on <i>Ma Shi Wen Tong</i> (Ma Jian-zhong's Grammar Book)	Sun Xuan-chang (260)
Viewing the Traditional Method of Language Study in Light of Duan Yu-cai's Commentary	
Notes on <i>Shuo Wen Jie Zi</i>	Guo Zai-yi (302)
The Chinese and Vietnam Languages and the Labials	Pan Wu-yun Zhu Xiao-nong (323)
The Assimilation of the "Zhang" Series of Chinese Consonants into the "Duan" Series...Tang Wen (357)	
A Brief Discussion on the Study of Dialects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Since May 4th Movement of 1919	Xu Bao-hua Tang Zhen-zhu (387)
May 4th Movement (1919) and the Chinese Modern Linguistics	Pu Yu-zhen Kao Tian-ru (407)
Concerning the Problem of Discriminating the Meanings of Words in the Ancient Chinese Language	
Yin Meng-lun (426) ,	
Commentary on the Meanings of Words in <i>Zhou Nan</i> and <i>Shao Nan</i> of <i>The Book of Songs</i> ...Zhu Ji-hai (438)	
Explaining <i>Fu Yi</i> of <i>The Book of Songs</i>	Wang Cong-ren (454)
A New Tentative Interpretation of <i>Zhong Tian You Lu</i> of <i>The Book of Songs</i>	Qian Chuang-fu (461)
Study and Explanation of the Rare Words in <i>Lu Shi Chun Qiu</i> (Lü Bu-wei's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Chen Ji-you (468)
Elucidation of the Words in Du Fu's Poems	Jiang Li-hong (481)
An Essay on "Cai Liao"	Yin Meng-lun (503)
On the Artistic Attainments of the Language in the Poetic Dramas of the Yuan Dynasty...Shang Tao (509)	

關於敦煌殘卷《尚書釋文》若干問題之討論

——答胡芷藩先生(原書附篇末)

方孝岳 遺稿

《經典釋文》爲六朝重要“書音”之總匯，對於研究古漢語文字音讀之歷史發展有重要作用。惟全書體例尙待闡發。本人前就敦煌殘卷《尚書釋文》撰一跋文，略抒己見。胡芷藩先生曾提出不同意見，經已答復(見《學術研究》一九六三年第一期、一九六四年第一期，及《中山大學學報》一九六三年第一期)。現又接胡先生來書，再作答覆，發表於此，質之胡先生與海內讀者，以期討論愈密，對此語言史上一重要資料認識愈明，或不爲無益也。

頃接胡芷藩先生來文，詳論《經典釋文》之音切，循讀數過，殊爲欽佩。用心篤實，思考精密，不愧樸學家之精神。惟與鄙意稍有不同者，拙文本有感於有人往往過尊敦煌古寫而否定今本《釋文》太甚。鄙意古寫本固有可貴之處，而今傳之本亦不宜土苴視之。應全面考察，通觀本末，自皆可收利用之效；若一切書籍必待有敦煌古寫而後可以研究，則其事荒矣；例如段玉裁《說文》之學，何嘗待有《木部殘寫本》耶？故前撰小文，略抒己意，附帶及於音切，第就各條當文言之，未遑通論也。胡先生亦鄙夷衛包、陳鄂之改字者，與乾嘉學者聲響相通。義據之深，自無可非議。惟鄙人以爲小學書籍，宋人整理之功，似非毫不足道。《說文》《切韻》《經典釋文》等等，如非宋人一整理，則寫本紛蕪，傳至今日，不知正作何狀？承流溯源，亦恐難於着手。宋人有截流之功，截其泛濫，而不可責其還源。古書皆屬傳寫。所謂著者最初原本，多已難言。尤其工具一類

之書，傳抄之人往往爲個人使用之便，增損移動，在所不免。觀《切韻》寫本即有種種不同。同一王仁昫，已有三種傳本之異。此敦煌《釋文》安知卽爲元朗最初之本耶？陳鄂之時，傳抄之本當已非一。陳鄂第就流傳之本加以整理；《尚書》刪其隸古，而音切體例大致不違其朔，但決無一一恢復元朗原本之可能也。例如段玉裁之於許慎，謂爲功臣則可，謂能全復許氏之舊則不可。陳鄂之學可非段比，但此點不妨相似。總之，《經典釋文》，從整體觀之，體例本自明顯；其偶有安排切語位置參差不齊，或不甚明顯之處，細察仍無大礙。以其雜集他人之著作，切語皆集自前人，或傳抄有異；所謂“合理”並非就恢復原本而言，只能當文比較，參之各家經注，究其本末；決不能同此一字所錄音切通全書皆求其一律也。

（一）元朗於“協韻”並非不收，雖收而宗旨並不主張，卽所謂“不取”也。凡有指出“協句”之處，與列舉衆家音讀改字破讀等等，皆表示有人如此音讀，而元朗本人則多主“如字”與標之於首之音。但或在前，或在後，不能十分嚴格，錢大昕《經典釋文跋》固已言之，亦非存“協韻”卽定主“協韻”也。其有但標異音，則該音已成習慣，正元朗所謂“相仍積習有自來矣”。徐仙民爲著名之經師，所注音切，確多存古讀。其他經師之讀亦多可貴。爲專門研究起見，皆不得不存；而一般誦讀經文，如無比較通行之音，則家自爲政，“是非信其所聞，輕重（指語音輕重）因其所習”，紛糾殆不可理；故雖雜錄衆家音切，實有整理讀書音之功。元朗固應歸入語言學家，而非專門經學名家。“會理合時”與“論南北是非古今通塞”皆可謂當時語言學者之通見，與專門經師之業性質迥殊。持此觀點以觀《經典釋文》之體例，庶幾能得樞要。元朗諸經多主流行之本。《書》用僞孔，《易》用王弼，《左傳》用杜預，皆當時南方之俗學。北學卽與之有異。如此偏主一方，可謂木落不歸其本，殊不足高語經學源流。但由上庠所習，從宜從俗，勢所必然。至若漢師之經注，如《書》之馬鄭，《詩》之傳箋等等，著者之時原未作音，習其學者相傳有其音讀；

既難於專信，曷若就通行之音標之於首以便學人諷誦，所謂“書音之用，本示童蒙”。此六朝紛張之局，漸趨混一，自然要求影響及於語文方面者亦無不如是。宜民便俗，乃語言學者之事，而非專以保存古音爲職志也。“如字”與標首之讀固是時音，即衆家之音亦多是就方音以存古義，並非全部即爲先秦之音。徐仙民亦無例外。元朗《書》主僞孔，即相傳習僞孔者之音。《詩》主毛傳，即相傳習毛傳者之音。徐仙民號稱“東州儒素”，原習北方之學，即傳所習北方經注之音。《經典釋文》集書音之大成，或注“如字”，或注直音，或注反切，皆本於各家書音，非其自撰。各家書音詳略不一，又傳抄有異同，實無法求其劃一。敦煌《毛詩音》二種，今人認爲徐仙民之音者，持與《釋文》徐音相校，即不合者多；即認爲《釋文》所本之綜合詩音，亦合者殊少。成書本末，難可強求。除存大體玩當文而外，實無其他方法。然吾人仍注意於音切之合理與否者，乃從語言學之角度言之，從陸元朗“會理合時”之觀點言之，亦參考《切韻》之觀點言之；就事論事，而無法得元朗原書一一爲之質證也。陸元朗與陸法言之書，內容不同，宗旨相似。凡《釋文》“如字”之讀，皆《切韻》所有，而衆家音切改字破讀之音多《切韻》所無。其偶有者，乃其已成習慣者也。例如《詩經》毛鄭異音，固皆習毛鄭之學者之所傳，而毛多“如字”，鄭多改讀，在經典音義中爲一顯著之例。求之《切韻》，則毛音多在，而鄭讀多無。所謂無者，即改讀之音實另爲一字，而本字之下即不注此改讀之一音也。茲以一淺顯之例言之，如“女”字有音爲“汝”者，固經典音義所常見。《詩·綠衣》“女所治兮”，毛讀“如字”，而鄭音爲“汝”。《切韻》則“女”爲“女”而“汝”爲“汝”，“女”下並無“汝”音。其他均可類推。蓋經師之音皆訓詁學之事，並非字字必音，同於字典。音韻學家乃爲實際語言服務。字有當時之音義爲一般語文所承用者，韻書即照予著錄；而經師之異文改讀，往往字音爲此而字形爲彼，或爲後起之另一字，韻書可另錄此字，而不可潤兩字而同之，亦不可以其爲古音而亂視聽之常。